



嘉陵江畔古村之韵

□ 刘彦林

过黄沙河沿着嘉陵江岸上行,两山夹峙的峡谷,让从秦岭深处蜿蜒而来的嘉陵江缓缓地前行。它的前方是梦想抵达的长江;我的前方是个迷人的村落。不多时,我的双脚踏在了徽县稻坪村的地界上——一幅卷轴徐徐打开……

站在谷底眺望大殿山,给人举目的魁梧和伟岸;从草木的遮蔽中露出的喀斯特地貌,标志着地质年龄的久远,令人顿生敬畏之心。植被绵密,树木苍翠,花草葳蕤,在雨水的洗濯之下更显得清亮,也让山色顿然充满柔情,被它紧紧环抱着的山村,静谧而美好。

山脚下,淙淙流水自桃花沟乘兴而来,村道两边的梯田里,油菜花正在

渐渐沥沥的雨中,尽情地吮吸琼浆;相夹其间的麦田,麦苗沉浸在盎然的境界里,茁壮生长。

稻坪村是一个保存较为完好的村落。两年前,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来寻找从清末传下来的“尹家老宅”,想探寻到时光流转的密码,打开一段尘封三百余年的往事,从中拾掇时光漫漶的传奇。

这次重来,也有“旧家燕子寻旧垒”的感触。此行,不仅是重温曾经的记忆,更想要探寻到更多的未知。

沿着石板路,在保持着旧日风韵的房屋前走过,石板路上湿漉漉的,踩上去,不论是直行,还是转弯;不论是远瞧,还是近观;不论是凝视,还是停下脚步回眸,都仿佛置身于历史的

巷道里,徘徊复徘徊。

从村中穿过,凝视着那座保存完好的四合院。院的外观,气势犹在,风韵不减。朝北的门匾上书“敦仁厚礼”,两侧镂空雕花;门楣两侧有石鼓,雕刻着祥云和牡丹。穿过门楼进入院落,坐南朝北的房屋瓦颜色依旧,檐下的门匾上书“善有馀庆”,雕花生动,纹痕如新;门扇雕满镂空,见出精巧细致。左侧的正房,门窗也遍布雕花。但门匾上的“翁归旧家”,让我百思不解。说不定,其中隐藏着许多故事呢。

路对面也有一处房屋故旧的院落。门楼上书“吉由处”。院内有一座房屋保留着最初形态,可以探寻出宅院是往昔村子里最气派的房子。门框刻有“梅、兰、竹、菊”等图案,正中门匾

两侧刻着“福、禄、寿”,门扇的雕花更加细密。窗框上书写着治家格言,两侧的门上各书“善居堂”“安居乐”等,不难联想曾经的家大业大。而尹宅主人的故事,《徽县志》中载有他带着“南乡农民打盐店”的轶事。

这里旖旎的自然风光,加上“尹家老宅”的点缀,更是光彩无限。在保持原有风貌的基础上,近年补充了一些景观。石板路边建了多个小桥,疏浚沟渠,引来清流,便有“小桥、流水、人家”的别致。在平坦处修有亭台楼阁,草堂眺台,可以瞭望,更可以观山赏月;依路坎修有“扶芳泉”,泉水潺潺而流,滴落之声如丝如弦;垒奇石,砌小池,装木轮,便有了水响磨转的情趣。那条穿村而过的小溪和新修的河堤是散步的首

选之地。与此相邻的是菜地、麦田。每一家院落,依照不同地形,编织了篱笆墙,造出“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荫”的妙趣,构筑小巧且内植花卉的花园,则有“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的朴素。它们与房前后的桃树、杏树、苹果树和柳树,一道儿把村庄打扮得古朴而典雅。

下到河谷,有更多处奇妙之地。河床之间的落差,缔造出瀑布激流的壮美。稻坪人挖渠引流,形成小池放一扁舟,便生“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幽静。在桃源沟深处,据说有四十八个大小不同、风格各异的瀑布群。且不说实地观赏,单就闭上眼睛遐想一下,似乎就有被震撼之感。既然有这种奇妙之地,怎能不漫步寻觅呢?果然,所见比想象更美好!

置身大殿山的环抱,远观云雾缭绕的山脉起伏绵延,或是近看一棵棵花树从绿树灌木丛中伸出一枝枝多彩的云霞,或者聆听着桃源沟里的河水和山石碰撞发出如鸣佩环的清越,真有人陶渊明笔下桃源圣境的陶醉!

这时,阳光顺着大山的陡坡射下来,大地暖意融融,生机勃勃。在回眸的刹那,我的心情也很灿烂——有着青青麦苗和馥郁稻香围绕的山村,它的怀抱里安居的人们也满怀希冀!

春风吹绿

□ 李小姣

嘉峪关的春天是被风吹绿的。

隔着窗户看蓝蓝的天,明晃晃的太阳,似乎不出去走走,就辜负了这大好时光。一出门,才感觉到有风,不凛冽,但还不够温暖。湖边的柳枝在风中荡来荡去,轻盈而柔软。吹面不寒杨柳风大概就是眼前情景了。几只野鸭子在湖里游来游去,像各自驾着一艘小船。还有几只鸥鸟在湖面翻飞俯冲,觅食湖里的鱼儿。堤埂上枯草丛里冒出星星点点的绿芽。四季轮回,草木枯荣,春风早就定好了闹钟,如期而至,把小草吹绿了。

春天的风看不见,但感觉得到。

田野里有了忙碌的身影,包着头巾的妇女,扛着锄头的汉子,他们在地里翻土、压地膜,种下小麦、玉米。大棚顶上的草帘掀起来了,棚里的西红柿、草莓贪婪地晒着太阳,每个果子一点一点地浸染上了太阳一样的颜色,果肉在光合作用下变得甘甜多汁。

广场上空热闹极了,五颜六色的纸鸢,被孩子们手中的线牵着高高低低地翻飞。沉稳的大叔手握线盘,把一只雄鹰放得老高,他紧紧地拽着手里的线,仰望天空,只在雄鹰下落时才拽一拽线绳。放飞的雄鹰像极了大叔的孩子,只要他不松手,风筝就不会掉下来,也不会飞走。

春风吹着吹着,柳枝就绿了,小叶

片一点一点长大,直到枝繁叶茂,连诗人都说是:碧玉妆成一树高。

我刚定居嘉峪关时,母亲说,据说那是个风吹石头跑的地方,我不以为然。一个春天的午后,我在街上溜达,天突然暗下来,昏天黑地的。我睁不开眼,听不到身边的人在说什么,一张嘴就有沙子涌进嗓子眼,那是我第一次见识沙尘暴。

不经意间,风逐年小了,沙尘暴也少见了。树越来越稠密,引来了喜鹊。湖边的一棵白杨树上连垒着三个喜鹊窝。我猜想那一定是个有智慧的多子多孙的大家族,竟把窝盖成了三层楼。我喜欢看喜鹊在草地上蹦蹦跳跳,喜欢看喜鹊站在树梢上,尾巴一翘一翘地喳喳叫。

柳绿了,花儿赶着趟儿就红了。最先是杏花,似乎是一夜之间就满树蓬勃。龙王滩大桥下有一片杏树林,我常常站在桥上,看着穿汉服的女子和伙伴们在花间拍照。迎春花、桃花、梨花、丁香、榆叶梅次第开放,榆叶梅红艳艳的花骨朵完全不用绿叶陪衬。它们是那么美,那么香,这是春天的赠予。

我惊艳于每一粒种子的奇迹,那重重叠叠的花瓣儿,那红、黄、白、粉、紫的颜色是怎样设计出来的?爱花的人一定爱美,爱美的人一定爱生活,这是我的信念,也是春天的信念。

的白。

余香入衣。梨花的香,是不动声色的香,是淡泊无意的香,却又清雅入心。

千树万树,层层浪涌,当素雅成海,就是一种非凡的艳丽了。人间四月,芳菲占尽,十万亩梨花装扮的界石铺,色彩雅致,山河清丽。

当十万亩梨花褪尽,新叶吐翠,青涩的果实探头,界石铺转眼便换装绿色。经过上年冬雪洗礼的小麦,已焕发出勃勃生机,绿油油的,一个劲儿往上蹿。一层一层的梯田,从山脚贯穿到沟底,从山根攀爬到梁顶,上下左右,错落横陈,如韵律齐整却不呆板的诗行。除了冬小麦,那些冬闲时已被深耕和喂肥的土地上,油菜、玉米、洋芋、胡麻……也都争先恐后地破土而出了。而那些庄稼没法生长的山梁上,松柏、杨柳、刺槐,各种树木一起绿了。野草花见缝插针地长在路边,趴在埂畔。连被拦截的清粼粼的界石河里也伸出了芦苇,水便是绿的了。在如诗的梯田上影影绰绰劳作的人们,好像也被上了绿装。整个山野大地,满眼满眼的,是青绿的诗篇。

接下来,各种庄稼花儿也热热闹闹地竞相绽放。油菜花眨着金色的眼睛。白的紫的洋芋花幽幽的。淡蓝的胡麻纤细巧而不柔弱。葵花最是泼辣辣的。灰白的玉米花总是不起眼。这么多庄稼的花儿在时间的轴线上次第竞相开放,倘使再加上一波金黄的麦浪,很长时间里,界石铺的色彩便是五彩斑斓的了。

以冰清玉洁的梨花铺陈,以庄稼草木的绿色打底,以各种春华秋实的色彩装点,甚至冬天里皑皑的白雪,界石铺的四季总是色彩纷呈的。



塬上新绿

〔油画〕

韩福德 作

百花
第 3240 期

田园童趣

□ 王军红

那年我七岁,第一次去乡下。

堂姐带我去河边的安房里找婆婆,我们习惯于将田里搭的简易房叫做“安房”,将奶奶称为婆婆。婆婆正看护着河边的那片西瓜地。走近时,只一眼,我就被一片绿海所吸引,那里纵横交错着无数深绿浅绿的瓜蔓及叶子,恣意地铺展蔓延,袒露着活泼泼的生机,而圆滚滚的西瓜藏在叶子下,瓜叶一色,要仔细看才能看到。小西瓜身着浅绿外表,墨绿色的纹路已然长成,安静地藏在叶子下,像害羞的小孩子,总在寻找大人庇护。

在软软的沙地上,堂哥轻手轻脚向前探路,叶子稠密,怕踩着西瓜,看好了才移步。他小心地托起一个西瓜敲,耳朵贴上去听,还没好,先放下,再托起一个敲,“嘭嘭”的声音传出,这个熟了。堂哥和堂姐熟练地给我们演示,我睁大眼睛看着他们魔术般从数不清的西瓜中,找出那个又大又甜的抱到安房。

切瓜时,“嘭”的一声,西瓜裂成两半,红瓤黑籽,果然熟透了。

堂哥挑最大的两块给了婆婆和我,那是我吃过最甜的西瓜,又甜

又嫩,流出的瓜汁甜如稠稠的蜜汁,简直连瓜皮都是甜的。婆婆没吃,笑眯眯看着我,看到我啃白白脆脆的西瓜皮,赶紧夺过,把我的给我。

“咱们沙滩上的地是沙地,下面是土,上面是沙,长出的西瓜特别甜。”婆婆说。我吃着婆婆给的西瓜,真是甜到了心底,蹭到脸上的瓜汁黏糊糊,舌尖伸长一舔,竟然还是甜的。

其实,不管我们吃得多么狼狈都不要紧,不远处的小河总会让人焕然一新。婆婆经常被疯跑的我们远远落在后面,她只能大声喊:“慢点儿,莫摔了!”在婆婆的眼中,我是要被加以保护的。可那时正野,常跟着堂哥堂姐风一般地满山满坡跑,打野枣,摘山果,玩得不亦乐乎,跑累了,就回到西瓜地吃西瓜,吃好了又钻进安房睡觉。

一觉醒来,大家开始往河边开溜。离西瓜地二三十米,有一条清澈的小河,夏天闷热难耐,一身身出汗,清粼粼的河水对我们有着巨大的诱惑。

当婆婆发现我们一个个溜开后,着急地大叫:“回来,河里危险,不要

去!”别人跑得快,婆婆最后只能攥住我的手说:“你和婆婆待着,婆婆给你挑大西瓜吃。”可我趁着婆婆挑西瓜,撒开脚丫子追赶堂哥。

乡下的孩子过河是不穿鞋的,堂姐被河底的石头磨上脚心,吱吱地笑个不停,惹得我也脱掉凉鞋,蹚水走,趾缝间泥巴冒出来,踩到石头,痒痒的,我也开始笑。

此后每个暑假我都往乡下跑,山上、河边、西瓜地,吃着甜甜的西瓜,偎依着慈爱的婆婆,流连忘返。

再后来,西瓜地改种了苹果树,以前的碧海变成了一片霞光。春风起,叶片碧绿如翡翠,新鲜欲滴。四月份又开成了一片繁花,晶莹纯洁。八月挂果,九月采摘,如粉似霞,田园四时,风景如画。

女儿喜欢我回乡下,钻进苹果园,和她的小哥爬上梯子,解袋采摘,轻轻放进果篓。这情景一如当年吃西瓜的我们,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步入中年。回乡,看到在田间玩耍的少年,看到他们开心地奔向小河,何曾相似,猛然想起自己也曾拥有一个美妙有趣的童年,西瓜的甘甜仍存于舌尖味蕾,直到现在。

春天如书(外一首)

□ 唐兴爱

云朵减掉了冬天喂养的
多余脂肪
天空清澈明朗
山变得清瘦
风在田野里奔跑
树木在泥土中感受春的抚慰
倾听到骨骼生长的声音
山欢 鸟鸣 虫醒 水暖
万物生,与太阳有了更多交谈
纸窗花遮盖了冰窗花的梦
玻璃像被水洗过一样,变得通透
阳光穿过所有隔阂,用心呵护
阳台上的茉莉,花开正艳
春天如书,过一页就翻一页
树枝上渐次长出些许画笔,
越来越多
把春天的样子,描摹在每个人心上
心似桃花,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拥抱春天

翻山越岭,风从祁连山来
把珍藏一个冬天的心事
埋在墙角 挂在树梢
等待,蓬勃春光 诱人花香
心开始荡漾,燕子的情语
叫醒沉睡的黎明和干枯的黄昏
白云含情,草木思春
像朝霞中热情相拥的一对恋人
叶子眉目传情,写满爱意
关山重重,并不能阻挡春天
人勤 山朗 水欢 花开心
匍匐而来,只为拥抱春天

一朵云从地面升起

□ 肖进雄

那一朵从地面升起的云
是风筝吧

童年在一条线的两端奔跑
有鱼儿在天空游戏

那是一片汪洋的云海
白里透红的色泽
鱼鳞在阳光下闪烁

从地面出发的云里
裹藏有月季花籽的颗粒
一只手和另一只手都紧握着

花绿热闹的天际
以及叮咚作响的泉水
有风被点燃

一络弧形的轨迹
把季节放飞

风筝划过头顶的刹那
云朵里飘出一封信

一条鱼,飞鱼
在仰望中盘旋

我们需要用春雨讲述

□ 山妮

像一个播种人那样
激动,自然
像一架水车那样
用尽全力
冲刺
像一锄头那样
勤劳
而勇敢
一点一滴汇聚
润入
这土地
一点一点获得
这喜悦
与安康和幸福
我们需要用春雨这样讲述
一条河多么重要
一棵苗多么重要
一个早晨多么重要
我们的努力多么重要
这春雨里
有你的绿色有你的脚印
一点一点地到达
多么重要……

界石铺的色彩

□ 吕润霞

一年四季,界石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色彩。而最震撼的色彩,该是从一场盛大的梨花事开始的。

乡谚云:“桃花开,杏花绽,急得梨花把脚绊。”时间来到四月,是梨花出场的时候了。界石铺的梨树不多不少,正好十万亩,而当十万亩梨花带雨怒放,将是怎样的一种浪漫气场?

这时,驱车经过祁家大山隧道,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白色的河流,怒放的河流,涌动着生机与希望的河流。

梨花赛雪。梨花的白,是白玉无瑕的白,是纯粹的白。雪是冷艳的,花的心却藏在蕊中。梨花在其素雅的心中包含着几滴淡黄的思绪,它的白就成了温润